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“碧桂园”微信公众号

乡村振兴进行时



碧桂园集团 特约刊登

9版

互联网助力阿克苏果农



“我们阿克苏的苹果不好看，丑得很，但口感特别好。”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因日照时间长，果品向阳面有斜角，外形扁平，果农侯佳笑称自己的工作是在让果子“丑名远扬”。

借助互联网，侯佳和自己种植的苹果越来越“红”。这几天她正在山东烟台，给家里200亩的新果园选购1万多棵优质苹果苗。

种了17年苹果，最近几年她的生活发生了大变化，“走出南疆”成了关键词。为了卖好30亩冰糖心苹果，她把自己打造成“网红”：注册“侯果”商标、开设微店。

这个冬天，她更进一步，同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带着30吨苹果远赴上海租仓，从上海发货至长三角地区，紧贴终端市场。

曾是小学教师的侯佳，从2002年“扎”到果园，因为知道书本的重要，一直坚持自学农艺农技。“我有很多很多书。”说到农业理论和技术，她自诩在整个阿克苏红旗坡农场“名列前茅”。

虽是半个专家，十几年来，她也逃不开被水果贩子压价收购的“宿命”。从新疆阿克苏地区到东、中部的商超，距离数千公里，经销商一级又一级，都是难以消解的成本。

2017年，她试水电商，开了一家微店，从产地直达顾客。当年冬天，8吨冰糖心苹果通过互联网售出。

“只要我的商标注册了，微店出售的量还能扩大。”用自己手捧苹果的照片作商标，以“侯果”命名，借亲朋好友的推荐、媒体的宣传，侯佳的品牌有了雏形。

今年春节之前，侯佳60多吨的苹果“宿命”全变，其中50吨全部通过互联网售出，彻底绕开了传统销售渠道。“就像那句广告词说的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”，这个敢想敢干的女子笑言。

从产地包邮全国，侯佳估算了，相比卖给收购苹果的经销商，1公斤苹果可多赚2元，50吨即多了10万元。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的品牌和包装，销量有望更多。200亩的新果园、7个人的团队，就是她对未来的储备。

但局限依旧存在，从阿克苏发货到北上广，一般要四到六天，虽然包邮，但耗时太久，难以满足消费者对快速配送上门的需求。

哪里配送快，就去哪。侯佳决定重新选定发货地，把一半的苹果拉到上海青浦，花高价租下冷库，由此发货。配送时间得以大幅压缩，一到两天，即可送达长三角地区。

苹果越卖越好，侯佳的品牌蓝图也逐步清晰。今年，她要在上海闹市开家实体店，从这里扎进上海市场；还要在西安租个仓，让苹果快达全国。

记者采访了解，等从烟台回到阿克苏，她筹备已久的合作社也该成立了。“我要以合作社的身份，参加全国各地的大型展销会，让我们红旗坡农场的苹果名扬天下。”走出南疆的侯佳，想走得更远。

在新疆阿克苏地区，被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侯佳一家。据商务部大数据监测，阿克苏淘宝网活跃卖家超过2400家，越来越多的新疆特色林果通过互联网走向五湖四海。作为新疆特色林果主产区，阿克苏地区的林果面积450万亩，林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三成以上。

(记者李志浩、杜刚)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



成为土地的主人

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，洞庭湖平原从冬眠中苏醒。

87岁的陈克斌正在敬老院安度晚年。他的家乡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，这里号称“江南粮仓”。万庾镇的“庾”字，本意就是露天粮仓。只不过，“华容号称粮仓，但小时候基本没有吃过饱饭。”老人回忆说。

1950年，他家4口人分了10亩地，告别了祖祖辈辈的佃户身份，一家人的日子从此好过多了。

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，再到新一轮农村改革，土地问题始终是牵动改革的“牛鼻子”。

“以前当佃户种地，只敢种产量最有保障、产量最高的作物，一般都是种蚕豆，品质不好，但能保证收成。分到户后，可以自由调配了，开始种水稻、高粱、豌豆，吃得饱了，也吃得比以前好了。”

1978年，部分村民希望探索“分组作业、定额包工、超产奖励”的生产责任制。作为大队支书，陈克斌决定先在第八生产队搞试点。

当年底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，会议精神传到县里、村里，第八生产队正式开始定额包工，30户农民有28户签字同意，1979年的早稻生产成效立竿见影，单产比前一年翻了一倍。看到效果这么好，到晚稻时，其他生产队也纷纷效仿。到1979年底，华容全面推广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，粮食产量明显上升。

如今，通过土地流转，村里实行规模化经营，重点发展中药材、绿色蔬菜和手工制作等特色农业。去年全村瓜蒌、迷迭香、麦冬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500多亩，每亩平均纯收入达3000元以上。

(记者董峻、张文静、王建、魏颺、邵琨、杨静、周楠)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

沧海桑田一指间

六个村庄的七十年巨变



新华社记者

70年，白驹过隙。70年，沧海桑田。1949至2019的70年里，中国农村发生了多少气壮山河、感天动地的巨变。新华社记者日前赴各地农村采访，为您带来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，展现亿万农民的悲欢欢喜和坚定执着。

用青春犁开亘古荒原

走进黑龙江省共青农场，以天津庄、北京庄、山东庄等命名的小区格外显眼，楼房成行，干净整洁，风格迥异。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，天津庄的84岁老人杜俊起，看着一张黑白照片上年轻的自己，忆起往事。

1955年，风华正茂的天津青年杜俊起加入开发北大荒的队伍，来到黑龙江省萝北县。那年9月的一天，垦荒队点起第一个火把烧荒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把青春、汗水洒在了这里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新中国百废待兴，粮食紧缺，沉睡中的“北大荒”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。“一五”期间，新中国制定了荒地开垦的计划。

“早上醒来，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，头发甚至粘到了木头上。”杜俊起说，很多手指指甲都冻坏了。

一片片荒地被铁犁头犁开，昔日荒草掩埋的大地，露出了肥沃的黑色土壤。1958年，杜俊起和队员们共生产粮食3000吨。

冰天雪地间，北大荒变了模样。60多年后，那片曾经杂草丛生、狼群出没的荒野，已成为一个大型现代化国有农场。“现在种地可享福了。”杜俊起说，育秧有智能化育秧车间，耕作有GPS导航的大型农机，还有自动精量播种机。过去每天几乎都离不开镰刀锄头，现在种、管、收加起来只需一个月左右。

农业生产力的提高，带来的是粮食

产量的增加。杜俊起说，开荒时玉米亩产量只有三四百斤，如今亩产量平均上了1600斤。

包括共青农场在内的黑龙江垦区，如今有4300万亩耕地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400亿斤以上，商品粮调出量约占全国各省份粮食调出量总和的四分之一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“国家队”。

“苦人树”下，大寨人的改革进行时

在村里，不出正月这年就没过完。不过，“哒哒哒”的声音，已经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热闹地响起来了。

那是村办制衣厂车间里传来的缝纫机的响声。女工们正在忙着。窗外的山坡上，冬日积雪未融，阳光灿烂。

如今，这个自然条件并不怎么样的山村，访客络绎不绝。饭店、商铺林立，压饼、核桃、小杂粮、纯粮酒……“大寨”成了吸引人们的最亮品牌。

“当年全国学大寨，现在大寨学全国。”72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，不满18岁时就当上了大寨铁姑娘队长。如今，她是新时代大寨发展的“女当家”。

村里有棵百年柳树。过去，村民叫它“苦人树”，新中国成立前是穷苦人上吊的地方。后来，人们聚集在树下开会事搞庆典，“苦人树”改叫了“乐人树”。

对这个只有215户、526口人的太行山小村庄来说，正是因为与时俱进，转变思路才有了富裕、繁荣的今天。

“大寨陆续办起羊毛衫厂、水泥厂，还用‘大寨’冠名农产品，通过联合经营，‘大寨’牌产品不断出现，酒、醋、杂粮、核桃露等有了市场，游客也越来越多，去年的旅游人次突破了50万。”

“不能忘记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老传统。”郭凤莲说，老一辈大寨人经常给后代讲述大寨过去的艰苦生活、艰苦奋斗的岁月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变化。

“这里建独栋公寓，那里建商业综合



新华全媒体头条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 请扫描二维码或下载新华社客户端，订阅“新华全媒体头条”栏目

左上：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的夏日美如画卷(资料照片) 新华社发(曹应森摄) 左中：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(2018年4月，无人机拍摄) 新华社发(吴巍伟摄) 左下：黑龙江省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杜俊起给小朋友讲当年如何开荒(资料照片) 新华社发 右上：云南省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的蔬菜基地(资料照片) 新华社发 右中：2月19日，游客在山东省蓬莱水城附近海域拍摄海鸥。 新华社发 右下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一户村民家开设的农家乐(2月14日手机拍摄) 新华社发(魏颺摄)

大寨精神影响了一个时代。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，就是一个曾以大寨为楷模的西北小山村。

“山是和尚头，沟里无水流。十年有九旱，岁岁人发愁。”这曾是73岁的老人刘玉秀眼中的家乡。

山穷水穷人更穷。“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。”她说。

“这地里只剩下个穷字了？人们不相信‘苦人树’，新中国成立前是穷苦人上吊的地方。后来，人们聚集在树下开会事搞庆典，‘苦人树’改叫了‘乐人树’。”

从1983年至2000年，大坪村人从未停止过种草种树筑坝。2000年，大坪村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大坪村人改写了贫穷的历史，成功实践了“水窖+梯田+科技=稳定解决温饱”的扶贫开发模式。

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从来不过时。

乡村产业大舞台

“这里建独栋公寓，那里建商业综合

特色农业鼓起群众“钱袋子”

“带贫企业提供椒树种苗和肥料，上门提供技术指导，而且还包销，过一段时间树苗卖了，俺就不再是贫困户了！”近日，在河南鹿邑县高集乡大宋村，贫困户张聘礼告诉记者，政府和带贫企业帮助发展起来的椒树产业已经成了当地群众的“致富经”，连年增收也让张聘礼对生活充满信心。

据鹿邑县林业局局长万建华介绍，椒树苗圃可以一年繁育多年收益，从第二年起，可按育种、城市绿化、经济林等不同需求，分批间苗销售，实现增收。2017年起，高集乡采用“公司+贫困户”的运作模式，由乡党委牵头，润禾公司结对28户贫困群众，发展椒树种植96亩，助力脱贫致富，今年52岁的张聘礼便是其中之一。

张聘礼的妻子患有小儿麻痹症，借助双拐，勉强可以做饭、料理些简单家务。靠着老张外出务工，一家人的日子还过得去。然而，2015年，老张在外务工时

造成右手骨骼损伤变形，落下残疾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，少了稳定收入，家庭生活陷入困难。

谈起自己种植的“摇钱树”，老张为记者算起了经济账。他育了2.5亩梓树苗，6800多株，去年春天，按每株0.7元的价格，把树径3公分以下的苗木，交给企业统一销售，又卖了5300元。望着近5000株根壮茎直的椒树苗，老张算了下，之后三年内，保底也得有4万元的收入。

鹿邑县委书记李刚说：“我们鼓励各乡镇立足资源优势和发展基础，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种养殖业等扶贫产业，破解产业增收难题。”

2015年，高集乡马炉村村民马祥泰返乡创业，创办润禾农业公司，设立千亩椒树繁育基地，采取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的

经营模式，在乡村道路、沟渠两侧栽植椒树26万余株。这几天，在润禾公司，农户正按规格将椒树苗运来，然后装上运往各地的货车，并现场结算现金。马祥泰还嘱咐前来交树的贫困户：“大家不要担心销路，这次是树径4厘米的，过几天5厘米以上的价格更高。”

据介绍，鹿邑县近年发展特色产业，已建成高标准粮田82万亩，流转土地35万亩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18家，专业合作社2455个，特色产业生产基地80家，并形成杨湖口镇的蒲公英、高集乡的椒树、宋河镇的辣椒、生铁家镇的中药材、穆店乡的金丝皇菊等特色产品，为群众脱贫致富增添活力。

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说：“围绕特色产业，结合贫困户和带贫企业建立产业支撑体系，以产业激活贫困户内生动力，可以变输血为造血，扩大群众稳定增收渠道，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。”(记者王林园)新华社郑州3月1日电

再见，“抱着金饭碗过穷日子”

“这一年，我可算是不用担心再抱着金饭碗过穷日子了。”在黑龙江市海林市前进镇东兴村，刚刚过完年，海林东兴现代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春生就张罗着检修农机，购买农资。“我们今年还得了企业合作，种优质粮，收入就差不多了！”刘春生笑着说。

金黄色的玉米、大豆，在东北许多农民眼里是“金饭碗”。一些农民告诉记者，价格波动、粮质不高等因素，会在一些年份让其收入受到影响，让大伙不时感叹“抱着金饭碗过穷日子”。

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利益联结机制，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。落实扶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，完善“农户+合作社”“农户+公司”利益联结机制。

“我们2018年和企业签订了3000亩大豆订单，企业收购价每斤比市场价高4分钱。”刘春生一边说，一边给记者算着账，“保守算，我们比不签订单多收入5万多元。”

刘春生所签订单的企业，在当地做大豆加工，主营产品是豆浆粉。“我们与农户签订单，也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原料供应。”企业总经理邵平说，为了生产优质食品，企业对大豆原料的品种、品质都有较高要求，与农户合作，可以稳定优质原料供应。

“以前我们啥品种都种，也卖不上价，现在企业有要求，我们就得奔着优质种植使劲儿。”刘春生说。

在黑龙江市肇东市，隆信锐意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，工人们正在将一袋袋有机玉米压片饲料产品打包好。车间外，一辆辆货车整装待发，准备把产品送往全国各地。生产这些产品所用的玉米，一部分便是黑龙江市红光农场农户崔海军种植

的。“现在等于吃了定心丸，春天没等种地呢就知道收益大概咋样。”崔海军说，过去种植普通玉米，只能等粮贩子来收，差价都被赚走了。

“现在我们在和企业签订单，专种有机玉米，定价每斤比市场价高四五分钱，企业直接上地头拉走，一年多收入十多万元。”崔海军说。

快速增长的粮食加工业，增添了部分地区农民告别“抱着金饭碗过穷日子”的底气。

大豆冰激凌、大豆速食面……在黑龙江市黑河市，小小的大豆经过加工，变换各种形态端上了人们的餐桌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。

黑龙江市粮食局工作人员介绍，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，黑龙江市玉米、水稻、大豆三大主粮品种及饲料加工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036亿元，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，同比增长达27%。(记者王建、杨喆)新华社哈尔滨电